

醒世小說

繪圖
蘓州繁華夢

改良小說社印行

蘇州繁華夢卷二

目錄

第十回

街頭巷尾冷葉伺踪

茶肆酒樓滑少潛影

第十一回

譚虎臣測字開通人迷信獨深

機房殿聚賭方外士生面別開

第十二回

程公祠避暑留污點

鳳遲菴爭風釀命案

第十三回

蘭盆會紙紮鬼物

九思香光徹雲霄

第十四回

中秋步月俏丫頭有意

石湖泛棹大少爺偷情

第十五回

北寺塔游人眞古雅

天妃宮道士大風流

第十六回

捕廳做壽地保供奔走

選舉運動劣董苦心腸

第十七回

私飽貪囊辦賑送老命

包攬訟詞圖董吃官司

第十八回

施粥廠司事吞米冠冤乞丐

大錢莊當手捲逃皇然富翁

蘇州繁華夢卷二

著者天夢

第十回 街頭巷尾冷葉伺踪

茶肆酒樓滑少潛影

陳雲走文明結婚鬧了笑話。暫且按下不題。且說四月已過。到了五月。五月初五。叫做端午節。是一年三節第一個大節。各行商業放出的賬。到了那天。都要去收結。預先在初三初四日。把各戶所欠多少的錢。開了一張發票。挨家的知照。那發票的大概樣子。都是寫着某日付貨多少。計錢若干。某日付貨若干。計錢幾文。共結欠多少。文下行。寫着尊府台照下面印了店號的戳。子填了日子。至那開像子的生涯。平日裏也是放賬。到了端節。却不能穀開了發票。挨家挨戶的去討賬。只得預先在那初二初三初四等日。派了娘姨大姐各處的找尋。什麼酒館裏茶室裏去伺候。那班標客這些娘姨大姐。又不敢公然跑到這些標客門上。這些標客大半又是勿說真姓名住址巷

兒所以要同那些嫖客討賬。必得四處的找尋。暫能覓到哩。看官又要問你娘姨。大姐有什麼分別。原來已經嫁的。叫做娘姨。沒有嫁的。叫做大姐。不論年紀大小。總是從那嫁與未嫁分別的。但是堂子裏的娘姨。大姐。總是年輕的了。這班娘姨。大姐。還有個別號。異常雅致。叫做冶葉。這個葉字是襯底的意思。有些僧人。年紀不過十一二歲。不能同了嫖客睡覺。就叫這些娘姨。大姐。李代桃僵。這娘姨。大姐。也有天然麗色。有些文人學士。就贈他們這個雅號。叫做冶葉。近來有個金鳳。真是冶葉中的大王。說話金鳳原是蘇州鄉間木鐸鎮上的人。嫁了一位開煙館的兒子。做養媳。生來嬌俏。動人艷麗。絕倫。玉質金枝。小家無此碧玉。豐滿秀麗。比來不遜西施。不過裙下一雙蓮舟。盈尺罷了。但是金鳳的好處。又在這一雙蓮舟上。爲何呢。金鳳的蓮舟雖大。却十分纖細。而且那時天足正在時。髻倒覺得金鳳這雙蓮舟可愛了。金鳳既然做了養媳。又是早早風騷。那知道他的官客是一個呆子。飢飽都不知。

的那裏知道什麼生育的事體。活把金鳳乾攔了起來。金鳳長到一十六歲。更加艷麗。真有天下粉黛無顏色的樣子。引得一班少年都來吊他的膀子。金鳳家裏不過一斗小小的煙館。這班少年借了吃煙去用功夫。老話頭說得好。醉翁之意不在酒。這斗煙館倒就此生意興隆。靠了發注小財。金鳳何等靈敏。心裏曉得看中我的人不少。尋思我倒也要看中他們。暫肯如他們的願了。于是專揀富家子弟同他結識。其餘的倒不入他的眼光。金鳳的名聲就此漸漸的起了。過了兩年。金鳳的呆官客死了。金鳳的翁姑又死了。金鳳那時手裏已經很有幾個錢。鈔名聲却比從前越加響。身價也比從前越加高貴。官客翁姑既然死了。金鳳就把煙館關去。到那儂子裏去做冶葉。自從金鳳做了冶葉。不但是那些冶葉都被他壓倒。連那紅俏人也減色三分了。諸君不相信去買一本金鳳看看。就知詳細了。閑話慢表。言歸正傳。且說儂子裏冶葉到了端陽節。各街的跑三五成羣。另有一種神情。頭髮梳得光。

光兒蕩到了背心節骨上衣服穿得小小兒緊綁着鮮嫩的雞頭肉下身露出那一雙長長大豐豐滿滿的脚眉毛倒豎顏色倉皇到底是買身買肉爲着那兩個孔方至那金鳳却舒服了堆了錢還恐上不到他你想上得他的那孔方也勿必說了所以別的僮子萬萬沒有金鳳這種冶葉在那兒增光也萬萬沒有像金鳳那樣弗吃漂賬且說這些冶葉到了初二初三初四這三天各處的亂跑酒樓茶室川流不息的我去我來好容易攏到了談起嫖帳嫖客笑道今天還早初五日包管你送來就是哉你們別要性急談笑自若的胡說了一番那些冶葉也只得極力的奉承大少長大少短到了初五那天這些大少縮得人影兒都不見酒樓茶室踏遍都沒用有的乖覺的冶葉却躲在靜僻的地方指望著萬一的撞到果然有些大少家裏躲不住就在小巷冷街上走走對不住伺候在那兒一把拖住鬧個不休只得典衣質物十分中還去個八分纔算脫網他們平日奉承無非在兩個孔兄面

上你既沒有孔兄。他自然放出辣手出來。有的人就說世態炎涼。妓女沒有真心。這也不能怪妓女。他們原是靠此營生的。說話有個二不五的。揚州人姓金名不換。身體生來矮小。臉兒生來凹削。貌不出衆。口音模糊。一肚腹的草包。中國字倒能數寫兩個。單身獨漢。一混混到了蘇州。居然謀到一個明德大學堂的書記員。每月十二千薪水。金不換平地裏得到十二千的館地。心中喜不自勝。那知道這位金不換先生面目雖然不佳。本性却喜漁色。要想吊蘇州人的膀子。却是一口的揚州白。又夾着話不清楚。真是隔靴搔癢。吊不成功。只得改變方針。到那閭門野鷄堂子裏去鬼混。湊巧野雞都是揚州人。揚州人撞揚州人。再好都沒有。了。那知野鷄的價錢公道。野鷄的客人就雜亂得了弗得。今天接張三。明天接李四。野鷄的毒比了一概的妓女利害。身體不狠康健的人去嫖了野鷄。沒有不生毒的。這金不換三夜一睡回到學堂不好了。覺得下部奇痛。非常。那龜頭爛了。路也不能走。尿也不能撒。

坐立不安。飲食不進。金不換。明知生了毒。尋思怎樣是好。況且學堂公共的地方。倘然被人家看了出來。非但生毒。還要拍脫飯碗。不如早去醫治。罷馬上走到監督那兒。請痔癰就醫。假十天坐了轎。一溜煙跑到天賜莊醫院裏去收毒。幸而醫治得早。瘡毒還淺。住在醫院兩個禮拜。纔稱收功。又續了五天假飯碗。居然無恙。在金不換心裏十分僥倖快樂的了。但是金不換既然受了這場痛苦。那也可以戒色。俗話說得好。脫掉瘡。把忘記痛。金不換身體全愈。又在那兒色迷迷。尋思野雞真沒趣。得貪了公道。倒吃了苦。倒花了多少醫藥費。如今不如到閨門馬路上去玩。那幺二罷。主意拿定。擇了星期六晚上。躡到閨門去。打茶園。那些堂子只要孔方。那管揚州人。那管面目。不揚。那管說話不清楚。自然雅意。周旋竭力奉承。金不換就此沈迷。幺二堂子裏一月所進的。十二千。把銅角子合算起來。不過九只洋。三百文。那裏玩得起。又不肯不玩。祇有欠的一法。好在幺二堂子也到手了十餘番。認做他有。

錢的安心的放賬金不換。既然欠得動，越加白相。今天請吃花酒，明天合撞麻雀，光陰迅速，不知不覺端午節到了一算。鏢賬共欠了五十多元，金不換的薪水已經用空了。三個月是沒法可想，衣服又當得精光，又沒法可想。要向人家去借，又是人地生疎，又是沒法可想。自從五月初一，想到五月初四日，想不到一個好法出來了。初五日早起，金不換忽然悟了，自言道：「哈哈，我也太笨了，沒有錢，今天別出去，好在學堂地方頗大，狠可以隱藏一天。難道他們找至學堂門前來料想他們也不敢。主意想定，就在學堂內閉戶不出。且說那二堂子，拿了金不換十餘番，倒折了五十餘番。自從五月初一跑起，跑到初五日，人兒也不見。二堂子又托人去帶信，依舊是沒中用。話說初五那天，上晝二堂子裏大姐同了婊子一同四處的找尋，仍舊人影兒都不見。他們知道金不換是明德大學堂的一位職員，這位婊子叫做赫艾珠。這位大姐姓刁，就叫刁大姐。當下刁大姐對了赫艾珠道：「悟哩，尋勿着。」

格格殺千刀。偈俚索脚到俚學堂裏去討。還怕小鬼伴攔（即官音所謂躲避也）到牛屎裏去呢。赫艾珠沈思了一回。徐答道。阿好去得格。介只怕撥門浪（門浪即官音看門人是也）罵出來。倒是銅錢餓討着吃格。勿塞頭。偈看還是勿去格好。刁大姐把眼睛一彈。嘴唇一披。道耐捨賊梗怕法介。偈俚掛仔金字招牌。犯仔本錢。是奉官格殺千刀。欠仔倪格銅錢。阿要去問俚討格。實頭去討。若討勿着。吵俚一場。怕個殺千刀。勿奪脫飯碗。頭赫小姐問偈末哉。耐跟偈來。偈來開口阿好。赫艾珠聽了刁大姐的話。尋思倒不差。便壯着胆。回了刁大姐。竟奔明德大學堂來。那時不過二點半鐘的辰光。刁大姐便直挺挺跑進大門。問道。該搭阿是明德大學堂。却遇着這位看門人。也是色鬼。就嘻着臉道。是的。你來做什麼。告訴吾刁大姐道。偈是來看金不換金老爺。看門人低聲問道。你看他做什麼。是不是。牽記金老爺麼。刁大姐道。勿是格。有句說話。要替金老爺說。看門人笑道。你不告訴我。我却不去知照。

的刁大姐便把漂賬一節細細的告知這位看門人。看門人素來同那金不換不睦。逞此機會出那金不換的醜。就笑道：「吾去叫他出來。」刁大姐道：「耐勿曉得阿叫得出？」看門人笑道：「我自法兒叫他出來。」包吾身上不過他出來了。你却要酬勞吾的。」刁大姐道：「算數。」看門人低聲道：「你們兩人且躲在門房間裏。等他出來。就可以一把拖住了。」刁大姐道：「好格。」于是看門的跑到金不換房裏。金不換正躲在房裏。喝酒忙道：「你來什麼？」看門的回道：「外邊有兩個揚州來的要同老爺說話。請老爺出去照一照。是不是老爺的同鄉。」小的因爲從沒看見過這兩個人。來見過老爺。必須老爺親自去照一照。纔好。金不換于是大踏步的跑到門房口。刁大姐出其不意一把拖住了。厲聲道：「耐倒好篤縮。辣學堂裏勿出來哉。別樣嘸捨五十三塊洋鈔。拿出來還清爽。就是哉。」金不換斗然撞到刁大姐。赫艾珠倒吃了一驚。又聽見刁大姐開口就討嫖賬。要想回轉身來進去。恐怕刁大姐不放手。跟了進去。要被監督同事學生。

知道拍脫飯碗還要丟臉說是出去呢學堂門口來往的人很多也不好看相說是不出不進既然沒錢開發扭住在門房裏那出進的狠多總是不雅觀的轉了半天念頭想不出來急得金不換手足無所措忙說道你——你——你們——們放——放——放心我——我——我——我明天送——送——送——送得來罷——————一個銅錢都勿少的刁大姐怒道今朝搭仔明朝勿是一樣格伍俚好容易看見仔耐耐還要掉捨格搶花說到此間刁大姐厲聲道耐個小鬼嚙撥銅鈿捨格窮開心來倒格種胃口說到此間刁大姐又撻起檯子的厲聲道小鬼耐今朝不還清試試看勿搭耐干休格這格辰光金不換却也可憐一句話都說不出但見面孔轉了灰白色實在金不換心裏一面要想保全自己飯碗一面又想保全自己名譽不敢聲張那知你不聲張別人却要聲張刁大姐厲聲的逼那金不換監督聽見了差人調查什麼事情那調查的詳細回覆了監督監督大怒道豈有此理吩咐聽差忙把

金不換的鋪蓋東西。一一逐出門外。叫他滾蛋。登時金不換沒有容身之地。非但沒有容身之地。那兒刁大姐還不干休。兩人扭了半天。只得把一切行李東西都押至赫艾珠家裏纔算完結。赫艾珠接到了這種人。殺他沒血剝他沒皮。也算是晦氣。金不換既然飯碗拍掉。鋪蓋行李又被刁大姐拿了去。豈不是要討飯呢。幸虧明德大學堂有位歷史教員。也是揚州人。留住在他家。不至流落蘇州做個乞丐。正是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庸流無識。不可以道。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記者曰。金不換不過一書記耳。月薪不過一十二千耳。乃如此放蕩。甚至刁大姐至學堂而索嫖。欺外人驟聞之下。幾疑及可敬可貴之學生。此學堂之爲世所詬病者。皆類是成不白之冤也。若不換者殺之。尙不足以蔽其敗壞公共名譽之辜。監督僅放逐之。教員且優容之。便宜哉。金不換也。

第十一回

譚虎臣測字開道人迷信獨深

機房殿聚賭方外士生面別開

話說金不換既然被明德學堂監督斥逐住在歷史教員家裏忽忽一句四處的找事那裏有這樣湊巧一日金不換隨意踱到元妙觀裏閑玩四圍的兜了一個圈子不覺已到牛角浜遙望着一堆人兒在那兒團團的圍住金不換就走上兩步從人堆裏攢將進去却是一位測字先生獐頭鼠目口若懸河在那兒測字生意異常興隆一個還沒測完一個又來問事一堆人越聚越多這位測字先生談笑自若金不換急抬起頭來一望牆上書着六個大字『譚虎臣買字處』暫知道這位測字先生叫做譚虎臣金不換尋思吾現在沒得事且問問他幾時有事隨手在攤上拿了一個紙卷交給譚虎臣譚虎臣拆開一看忙將那字寫在水牌上看官你道是那個字原來是個「矮」字譚虎臣笑問金不換道你問什麼事情金不換道問問看要幾時有事譚虎臣道問謀事雙卷請你再揀一個金不換忙又在攤上拿了一個

紙卷給譚虎臣。譚虎臣一看是個「既」字。把字寫在水牌上。笑道：「哈哈，你本來有個好事情，爲了女色上，把這個飯碗頭拍掉，可惜，可惜，你看這個「矮」字，一邊是個「矢」字，一邊是個「委」字，「矢」字加上了一個頭，變了一個「失」字，「委」字上邊是個「禾」字，這「禾」字是個五穀之類，下面分明是個「女」字，就是失掉飯碗頭爲了女色的意思。雖然可惜，至于事情倒就有的，還算好，你看這「既」字，左邊是個「艮」字，加了一個「卩」字，不是一個「卽」字，麼？右邊一個「无」字，這「无」字的「乚」變他一個「人」，就成了個「天」字，不是這幾天個意思麼？照這樣看來，不日即有好事了。金不換尋思：譚虎臣真利害呢！我被赫艾珠這婊子玩掉我的飯碗頭，真真一句都不差。又說我馬上就有好事，倒也希奇怪。不知道他個生意比了別人好，忙將測字錢給了譚虎臣。一路上佩服譚虎臣，又是歡喜。馬上有事，回到了歷史教員家裏，把一五一十告訴了歷史教員。歷

史教員半信半疑。果然不到兩天。止善師範學堂換了一個監督。這位監督也係揚州人。金不換在揚州的時候。曾爲這位監督抄寫過東西。這回接了止善師範學堂監督。金不換忙去運動。居然成功。派了止善學堂管書員月薪。倒有十八千。比了明德大學堂多了六千金。不換何等欣喜。如今別說金不換。且說明德大學堂歷史教員同了監督意見。不合監督久有撤換的意見。現在借了收留金。不換爲名。想把歷史教員辭去。這歷史教員學問頗好。人很開通。平日裏滿口的破除迷信。那知利害當身。他又迷信起來。知道監督要辭去他。尋思金不換去測的字。何等靈驗。吾又何妨去測測前途的吉凶呢。於是一心一意的跑到牛角洪。譚虎臣那兒抽了一個字卷兒。就給譚虎臣。譚虎臣拆開一看。乃是一個「佞」字。虎臣問道。問什麼。歷史教員道。問事情。譚虎臣道。照例雙卷。歷史教員又揀了一個紙卷。交給譚虎臣。譚虎臣拆來一看。乃是一個「輛」字。譚虎臣恭喜道。好極了。你有事情連下去。